

我所亲历的中国互联网20年(2)◆ 胡启恒 口述 杨玉珍 整理

我国的域名服务器曾由一位德国教授友好代管

互联网正式进入我国后,为了适应管理和服务的要求,在中科院原有的计算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即 CNIC(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IC 成立后,受命完成中国国家顶级域名服务器的设置,使得中国顶级域名.CN 开始向国内网民提供域名注册服务,并于 1997 年经政府主管部门授权,正式建立中国互联网国家顶级域名运行服务机构 CNNIC(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说起中国顶级域名.CN,背后也有很多故事。互联网进入中国前,中国顶级域名.CN,一直在德国的卡斯鲁尔大学,由佐恩教授替中国义务管理。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去操作我国怎样进入互联网的这些事。北方计算机研究所(隶属于兵器部)有一位王运峰教授,因为早年留学德国,改革开放以后,他领导的团队开始跟德国卡斯鲁尔大学的佐恩教授合作。1990 年,在佐恩教授的帮助下,中国顶级域名.CN 在全球互联网服务器上成功注册,并且域名服务器被放在了德国的卡斯鲁尔大学,由佐恩教授义务替中国管理。

1994 年,又是在佐恩教授的配合帮助下,我们把国家顶级域名.CN 服务器移回了中国。1997 年经政府授权后,由 CNNIC 向全球正式提供.CN 的域名服务。

为建立中国的域名体系,我们当时邀请了很多国内有关专家参加此项目。其中有钱天白,他是王运峰先生的助手,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他帮我们邀请来后,以 NCFC 管委会的名义,进行了很多工作,比如参加互联网国际学术会议、参与设计中国的域名体系、帮助顶级域名服务器移回中国等。钱天白和 NCFC 以钱华林为首的团队合作得非常愉快,被誉为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二钱”。非常可惜的

是,钱天白英年早逝,没有看到互联网在中国真正的灿烂辉煌。

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并不是网民熟知的《跨越长城,走向世界》

在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除了 NCFC 团队以外,很多科学家、工程师对互联网都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工作,成果不菲。

比如,早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前几年,国内就已经有人在使用电子邮件。其中被全国网民熟悉并记住的,是 1987 年王运峰团队发出的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这被誉为在中国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早在这以前的 1986 年,我国就已经有人在使用电子邮件了。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吴为民教授,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他所率领的团队在 1986 年就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沟通了电子邮件。当时他们需要跟 CERN 交换大量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都用打长途电话的方式进行交换,费用太贵了,所以他们在网络传输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从 1986 年成功运用电子邮件之后,他们就开始使用计算机网络来沟通、共享文件。高能物理所发给 CERN 的邮件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人文色彩,被网民忽略,网民只记住了一封《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邮件。

虽然大家都一致认可中国第一个实现全球互联网全功能连接的是由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组成的三角网 NCFC,但是除了 NCFC 团队以外,当时确实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研究、教育机构和企业都为互联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做了很多铺垫性的工作。

NCFC 建成后,各高校和中国科学院都分别把自己建设的北京的网络向全国范围扩展。1995 年 5 月,中国电信开始筹建全国公用的计算机互联网、骨干网 Chinanet,并在 1996 年正式开通服务。到这时为止,互联网才可以

说基本上开始了在中国的安家落户。

互联网能进入中国,除了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努力外,国际互联网大家庭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也不应被忽略。1994 年以前,国际网络界学者、专家以及科技界人士在许多国际会议上,都公开发表意见,支持接纳中国加入互联网。美国国家科学院副院长甚至为了支持中国的加入,亲自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互联网进入中国的 20 年,是在中国迅猛发展的 20 年。我们通过对互联网领域一些里程碑事件的回顾,来追溯一下整个过程。

年纪稍大点的人,尤其是通信界的人,可能对一个名字印象深刻,那就是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瀛海威公司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民营互联网接入商,1997 年就开通了全国八个城市的广域网。1996 年深秋的一天,在北京中关村白石桥白颐路口,立起了一个很大的广告牌,上面写道:“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 1500 米!”看到这个广告牌,很多人产生了好奇:向北 1500 米到底是什么?原来,向北走 1500 米,就到了魏公村,那里面有瀛海威的一个网络科教馆。在科教馆门前的台阶上,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群年轻人坐在那里等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东西这么有吸引力?那就是可以用来国际联网的计算机。那个时候,家庭的计算机还很少,能用来自国际联网的就更少了。年轻人之所以这么热情执着,就是为了利用瀛海威免费提供的上网服务。这是一个信号。瀛海威是中国第一家网络服务提供商,是互联网界的一个先驱。作为一个公司,瀛海威可能并不算成功,但作为互联网在中国最早、最热情的支持者,他和当时的 CEO 张树新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接下来,1997 年 6 月 3 日,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委托中国科学院组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该中心正式获得授权,运行管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并提供

互联网域名、地址等基础资源分配有关的服务。当年 11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我国共有上网计算机 299 万台,上网用户数 62 万。现在看来这是非常小的一组数字,但不到三年之后,即 2000 年 1 月 18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 350 万台,上网用户数约 890 万。两年多时间,翻了十多倍之多。这是互联网最初进入中国的情况。

接下来是互联网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生命力初显的阶段。2003 年 3 月 20 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殴打致死。该事件首先被地方报纸媒体曝光后,我国各大网络媒体积极介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互联网发挥了强大的媒体舆论监督作用。6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与地位逐步提升。这说明,互联网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开始变得“有用”。当一个东西“有用”之后,它便开始在这片热土上扎根,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2004 年 2 月 3 日至 18 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先后公布了 2003 年度业绩报告,分别实现了 1.14 亿美元、8900 万美元和 8000 万美元的全年度营业收入,以及 3100 万美元、3900 万美元和 2600 万美元的全年度净利润,首次迎来了全年度盈利。这个时候,互联网的生命力表现为开始能赚钱。这种能赚钱的生命力就像野草一样,往往比栽培的植物长得更茂盛。也是在同一年,中国的网络公司掀起上市热潮。先是 2004 年 3 月 4 日,手机服务供应商掌上灵通在美国纳斯达克首次公开上市,成为首家完成 IPO(首次公开募股)的中国专业 SP(服务提供商)。此后,TOM 互联网集团、盛大网络、腾讯公司、空中网、前程无忧网、金融界、e 龙、华友世纪和第九城市等网络公司在海外纷纷上市。

中国赌金者

——327 事件始末

陆一

9.这是象征意义的第一笔成交

1992 年,尉文渊挣脱原有体制的桎梏,自主做出了放开股价的决定,经过几个步骤,到 1992 年 5 月 21 日,上海证券市场实现全部放开。在上市公司迅速增加和投资者人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通过建立上海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这样的非常规措施,使得异地证券机构冲破地域限制在上海建立分支机构,让上海证交所从创建初期的一个地方性市场迅速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证券市场。

那么,是什么使得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尉文渊在 1992 年突然激发起了对原有管理体制四处出击的青春荷尔蒙呢?

当时有两个背景不容忽视,第一就是 1992 年春节前后邓小平的南巡,重又激起了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深入改革的冲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关证券市场的几段话,消除了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中的争议。第二个背景其实是前一个的延伸,1992 年 3 月 18、19 日,为落实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改革精神,朱镕基在厦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去汇报两地股市试点的情况。当时尉文渊正在出访,所以上海证交所是理事长李祥瑞去的。在这个会议上,朱镕基批评了上海证交所发展步子有点慢、没有及时放开股价。当尉文渊从美国回来后,听说朱镕基在会议上批评上海证交所,他正憋着一股劲呢。于是说:“好呀,咱们就干吧!”

所以,1992 年的尉文渊是意气风发、信心昂扬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建初期,每一项发展、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我一手主导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能这样工作的!没有意识到,我是有这种能力的!现在反过头来想一想,竟然干了这么多事!竟然干成了这么多事!个人对市场发展过程竟然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1992 年 12 月 28 日,国债期货试点在上海证交所率先开市。

上午 10 时 35 分,上海证交所交易大厅



内红绿黄数字相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情动态显示屏”上闪出了“F91303……111.1 元……”的字样,第一笔 5 口合约的成交在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部之间诞生,成交的是代码

为 301 的 1991 年 3 年期 3 月份交收合约。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第一笔成交,当时市场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成交的双方两年多以后居然会在 1995 年初以那样石破天惊的方式重又碰撞在一起……这真的应验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难道从国债期货试点的第一单交易开始,冥冥中命运就注定这两家最终要作为对手搏命较量一番?

酝酿和创设国债期货市场的过程,要回溯到 1992 年的年初。

1992 年 3 月,尉文渊到美国考察,曾专门到芝加哥交易所参观,一位华人陪着他。其实,当时这样走马观花也看不懂什么。但在看的过程中,尉文渊对美国有了一个整体的感受:市场开放、自由竞争,其中包括充分发展的多样性金融工具和衍生产品。在详细考察了商品和金融期货市场的运作、国际金融市场创新的历史和现状,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比较多了的了解,尉文渊突然感觉自己境界提高了,想得更长远了,敢于憧憬未来的发展前景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敢立志了。于是他萌发了将来在上海证交所搞金融工具创新的冲动,希望通过这样的创新,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打造成未来亚洲、全球都有影响的市场。

出国回来后,当尉文渊得知,朱镕基在厦门会议上批评上海证交所发展步子有点慢,就决定在全力推动开放股价的同时,同步开始研究酝酿金融工具的创新。

那时候,上海证交所比较现实,觉得股票交易那么复杂、那么敏感,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要搞股指期货期货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想,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鼓励,搞国债衍生品行不行?国家发债难,天天号召买爱国债,每年发行国债都要干部带头、领导带头。上海证交所觉得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来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而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

28.堂里要开公董会

那人道:“是我,你阿哥!”“你……”顺安声音发颤了,“你……究竟是……啥人?”“是你阿哥呀!”“你是……”顺安似乎听出来了,“伍挺举?”“正是。”顺安仍旧紧张:“你……在哪儿?”“就在你身子下面。”“啥?”顺安冷汗出来,舌头发僵了,“你……究竟是啥人?”“伍挺举,你阿哥!”“那……你在哪儿?”“就在我屁股下面,棺材里。”

听到棺材,顺安“啊”地发出一声尖叫,欲跑,脚底发软,歪倒在棺材边上。紧接着,只听噼啪扑扑一阵响动,棺材盖子被人掀起,一个黑乎乎的人形探出头来。顺安看得目瞪口呆,吓得魂飞魄散,两手撑在地上,话也说不出,拼命朝门口爬。

“阿哥呀,伍挺举深呼吸一口,“你这是存心闷死我哩!”顺安这也听清爽了:“你……真是挺举阿哥?阿哥,你不是去鲁家了吗?”“鲁老板不在,门房要我改日再去。”“阿哥——”顺安一连遭遇两场虚惊,不免悲从中来,伏在挺举肩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真没想到,我们在此地又见面了。”

葛荔几乎是一路蹦蹦跳跳回到家里的。堂上亮着灯,申老爷子端坐于堂侧的木榻上。老爷子从不睡觉,一到夜里就打坐,一旦进入定境,比睡死还沉,喊他不应,摇他不动。

“老阿公,”葛荔一股风般旋进门里,搂住他脖子,“介晚了,你哪能还没入定呀?”申老爷子没有睬他,但上眼皮稍稍动了动。葛荔叫道:“甬装了,我晓得你灵着哩,也晓得你是在等人,人家这不是回来了嘛。”“你呀,”申老爷子睁开眼晴,“我这就要入定呢。”

“嘻嘻,”葛荔笑道,“小荔子不回来,你这心哪能定得住哩?老阿公,你这算算看,小荔子今晚遇到个啥人?”“去赶大比的那个小子。”“噢,你哪能——”葛荔惊呆了,愣一会儿,回过神来,扑哧笑道,“老阿公,这次你可失算喽!”“失算就失算吧,老阿公入定喽。”话音落处,申老爷子的眼睑完全闭上。

葛荔晃他几下,见他不理不睬,摇头叹道:“唉,跟你这根老木头,真就是没啥好讲哩。”嘟哝几句,松手走到院子里,舀水洗梳。

挺举是被不远处几声马嘶惊醒的。挺举顶开棺盖,起身走到门口,望一眼,折回来,掀开顺安的棺材,拍拍他的头:“阿弟,起来吧,日头一竿子高了。”顺安这也爬起,摸摸头皮:“乖乖,瞧这一夜过的。”

二人走到外面,放眼望去,眼前全是坟堆和墓碑,又看到一个类似牌坊的东西,上面写着“义冢”二字,皆吃了一惊,方知他们是在公所的公墓旁边过了一夜。

不远处,许多人聚作一堆,探头看向隔墙的院落,好像在议论什么,模样都很兴奋。顺安急走过去,见他们全都躲在一个廊道口,头伸向院子里。顺安记起,远处的那座大门正是昨夜老人引他进来的地方。

顺安凑近一个年轻人,冲他笑笑,正要开口说话,年轻人朝他嘘一声:“小声音。”顺安点点头,嘴角努向那堆人,压低声:“看啥稀奇哩?”“大事体噃!”“什么大事体?”“你是刚来的吧?”年轻人打量他一眼。“是哩,昨晚刚到,这还没弄清爽南北东西哩。”“晓得了。”年轻人指着院子

两侧的雄伟建筑,“看到没,东殿是关爷殿,西殿是济元堂,今朝堂里要开公董会,阵势大哩!”“公董会?”顺安愣了,“是些啥人?开啥公董会?”“公董呀!就是咱这四明公所的所有公董,个个都是大阔佬呢!看,又来一个。”

话音落处,一身西装革履的鲁俊逸迈着大步从远处的大门口急走过来。有人迎上,将他让进旁边一座大殿。

“晓得这是啥人不?”年轻人小声问道。顺安没有吱声。“呵呵呵,”年轻人不无得意,介绍道,“我就晓得你不晓得。他就是茂升钱庄的鲁老爷,银子粗去了。再过几年,说不定超过查老爷子哩。”

“查老爷子是啥人?”顺安问道。“哎呀,”年轻人急道,“你连查老爷子都不晓得,哪能在这上海滩混哩?这告诉你吧,查老爷子就是这公所的总理,润丰源总董,咱甬人里的老爷子,吐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这再告诉你,你在这公所里有吃有喝有住,全都是查老爷子恩赐的。”“乖乖!”顺安哑巴一下嘴唇。

第一商会

寒川子

